

〔日〕 渡边淳一

冰纹

bingwen



古往今来，
没有一个丈夫能容忍
妻子的不贞行为，
一旦发现妻子红杏出墙，
他们往往以种种方式惩罚妻子，
重者割鼻剜眼，
轻则痛打休妻……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1313.4
52+14

2004



〔日〕 渡边淳一 著
姚继中 杨庆庆 译

冰纹 bingwen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纹/(日)渡边淳一著;姚继中,杨庆庆译.——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2003.10(2004.2重印)
ISBN 7-5411-2224-6

I. 冰... II. ①渡... ②姚... ③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1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7976 号

Copyright (c) 2003 by WATANABE Jun'ichi
MANDARIN (Simplified Chinese) translation rights
arranged by Noah Life Co., Ltd, Japan

冰 纹

BING WEN

作 者 (日)渡边淳一
译 者 姚继中 杨庆庆

策划组稿:邱季生
责任编辑:邱季生
封面设计:邹小工
版面设计:史小燕
责任印制:喻 辉
责任校对:冯 琳等

书 号:ISBN 7-5411-2224-6/I·1877

开 本:880×1230 1/32

字 数:168 千

印 张:8.5

版 次:2004 年 2 月第二版

印 次:2004 年 2 月第五次印刷

出版发行:四川出版集团(成都盐道街3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 话:(028)86666700[发行部] (028)86662959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:610012

网 址:www.scwys.com

照 排: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

定 价:1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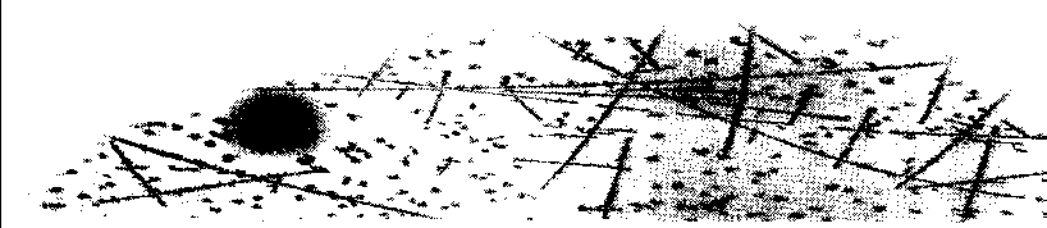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,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(028)86636481 86241146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(028)87438866



目 录

第一章	贞操	1
第二章	旧梦	27
第三章	偷情	57
第四章	困窘	81
第五章	疑惑	117
第六章	期盼	139
第七章	伤痕	169
第八章	雪融	195
第九章	阳焰	223
第十章	龟裂	239
渡边淳一的情感世界		260



第一章

贞

操

“昨天晚上，我碰到久坂了。”

用过早餐之后，丈夫敬之告诉有己子。

从今年开始上小学的独生女真纪上学去了，与厨房相连的小餐厅里，现在只有丈夫敬之和妻子有己子两个人。

“久坂?!”

敬之最近稍稍有些发福，所以早上只吃一片烤面包和蔬菜色拉。敬之吃完色拉，边看着报纸边点了点头，算是对妻子的回应。

“在哪里碰到的?”

“他到医院来了。”

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件事?有己子搞不清丈夫的真实用意，下意识地看了看正侧着脸看报纸的敬之。

“他回札幌来了吗?”

“不，不是。”

“那，他是来观光旅游的?”

“不……”

敬之点燃一支烟，又把头转过去继续看他的报纸。

欲言又止，很难痛痛快快地把想说的话一次说完。丈夫的这种态度，每次都让有己子感到着急。其实，这是敬之一贯的说话方式。你主动跟他说话，他总是支支吾吾的，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回答时，眼睛不是看着电视就是看着报纸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把心思放在谈话的内容上。事实上，他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，敏锐地注视着谈话的对方。只是神态上令人觉得他对谈话内容感到兴味索然，好像是心不在焉地应付着。此时此刻，有己子又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



点。

“有什么工作上的需要吧？”

有己子拼命地按捺住内心的焦躁不安，尽可能地用平静的声音继续打听著。

“可能很快就要回札幌了吧。”

“很快……”有己子在口中嘟囔著，她似乎感到了--丝的紧张。

当久坂利辅离开札幌的某大学附属医院，前往一个面向日本海的小镇——天盐小镇的医院时，有己子只有二十二岁。光阴转瞬即逝，一晃就整整七年了。

“那，他是要回这里来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敬之放下报纸，要了一杯咖啡。有己子再也没有勇气继续问下去了，默默地站在厨房的洗刷台旁边。

水开了，浓浓的咖啡香从咖啡壶里散溢出来。

敬之又说：“昨天下午，他突然跑到诊疗室来了。”

有己子转过身来，敬之一动不动地坐在餐桌旁的椅子上，出神地盯着窗外纷飞的雪花。

“他一个人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有己子冲了两杯咖啡，自己端着一杯，另一杯递给丈夫，并在丈夫对面的餐桌旁坐了下来。

“他什么时候跟你说他想回来的？”

“那家伙还是老样子，什么都没说……”

“那，为什么……”



“在那偏僻的小镇里一呆就是七年，可能都呆成了个白痴了吧。”

说完，敬之呷了一口滚烫的咖啡。

久坂回札幌一事，看来还没确定，那只不过是丈夫一相情愿地在揣摩久坂的心思罢了。

“久坂，他经常到札幌来吗？”

“他说有两年没来了。”

“看来，他的确是来办什么事情的。”

“好像他妈妈死了。”

“他母亲……”

有己子抬起头来，吃惊地看着丈夫。

敬之和久坂曾是札幌的某大学医学系的同学。大学毕业后，两人都进了同一个外科诊疗室。后来，一个继续留在大学的附属医院，而另一个则调到地方医院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两人毕竟是同学，而且还师出同门。朋友的母亲死了，专程从偏僻的小镇赶回札幌，可丈夫直到现在才吞吞吐吐地说起这事情，丈夫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，真是搞不懂。

“是什么病？”

“据说是心绞痛。”

“就是说，突然……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刚过完年就……”有己子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敬之又开始看他的报纸。

“久坂的母亲一直都住在札幌吗？”

“在手稻，好像和他妹妹住在一起。”

手稻在札幌西郊，临海，开车大概要三十分钟左右。

“那，你该去告别一下吧。”

“今天晚上是通宵守灵，我要去。”

“换西装吗？”

“没关系，我这身衣服是黑色的，戴上丧章就可以了。”

“通宵守灵从几点开始？”

“六点。”

敬之好像从一开始就打算要说这件事。结果兜了个大圈子才说到正题上，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有己子警惕地看了看丈夫。

“现在诊疗室知道久坂的人已不多了，我代表他们去吊唁。”

“那奠仪呢？”

“已决定由诊疗室送了，没关系吧。”

“不过那是代表诊疗室的，个人还是应该表示一下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那当然啦，当年你们在一起读书的时候，你不是受到过他很多照顾吗？”

“不，我可不记得受到过久坂的什么照顾。”

“怎么……”

有己子再次欲言又止。

这个人的心里到底在考虑些什么呢？敬之有没有受到久坂的照顾，有己子不知道，那是他们男人之间的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就看在大家是同级生的分上，好歹也该表示表示吧。

“我还是给你准备五千日元的奠仪吧。”

敬之没有表示反对，随即站了起来，走到大衣柜的镜子前。

“诊疗室里有专门装奠仪的信封吗？”

“可能有吧。”

敬之一边在镜子面前系领带，一边点了点头。

堂堂大学附属医院的副教授，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啊。所以敬之在穿着方面非常注意，白衬衫配着昂贵而素雅的领带。

“我去了。”领带系好后，敬之跟有己子招呼道。

有己子急急忙忙从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新手帕，马上又把放在餐桌上的香烟和打火机一起亲手交给了敬之。然后飞奔到门前，拿起敬之的皮鞋开始擦了起来。

敬之就喜欢欣赏有己子听到自己冷不防地说一声“我走了”时那副慌张的样子。此时此刻，他迅速拿起公文包，站到门前，俯视着正在擦皮鞋的有己子。

“晚饭就不回来吃了。今晚药商在‘浜梨’餐厅请客，可能会晚一点回来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敬之穿上藏青黑条纹的大衣，戴上礼帽，深深地往下拉了拉。

到大学附属医院，乘电车只有三站的路程。敬之在夏季一般都是走路去上班，下雪的时节，则多半是乘坐电车。

因为诊疗室每天早上九点钟都要开个碰头会，虽身为副教授，可敬之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离开家门。

“我走了。”

“唉。”

每当敬之外出，有己子总是习惯双膝跪在门口送丈夫出门。虽然这个动作显得有些古板，但却是有己子对丈夫充满爱意的礼节。

结婚半个月后，敬之曾慎重其事地对有己子说道：“从我孩提时代开始，每次我爸爸出门时，我妈妈都双膝跪在门前送我爸爸出门。我爸爸去世之后，我妈妈就这样给我送行。可能你觉得这样做很陈腐，可如果你也能这样做的话，我一整天都会很安心的。所以这个习惯希望你能好好地继承下来才是。”

敬之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父亲是个书法家，有两个姐姐。敬之从小就是在男性权威被充分认可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。让妻子双膝跪在门前迎送他上下班，是一件让他感到很满足的事情，这可能与他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有关吧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有己子觉得有些小题大作，双膝跪在门前迎送丈夫上下班，感到有点难为情。可习惯成自然，慢慢地也就没什么感觉了。

有一次妹妹理惠来玩，看到这一切，吓了一跳。

“姐姐，你就像在伺候老爷一样。”

有己子只能苦笑。

“只是个形式而已，那个人就很满足了。”

如果只需要这样做一下，就会让丈夫精神愉快起来的话，那岂不是件好事。有己子后来也就彻底想开了。





有己子与敬之是七年前结的婚，当时敬之三十岁，有己子二十二岁。

当初，有己子的父亲氏家伸太郎是札幌 S 大学医学系外一科的教授。敬之当时虽然只是一名她父亲主管的外一科诊疗室成员，但却已经在伸太郎的指导下取得了学位，并获得了助教一职。即便是在人才荟萃的外一科，敬之也是出类拔萃的。在大家眼里，他是未来的教授的最佳人选。

当然，伸太郎也很欣赏敬之的才华，一日要召开学会之类的学术研讨会，准备工作就交给敬之，每次都让他负责组织收集相关数据。后来有己子大学毕业了，伸太郎就把女儿有己子与敬之之间的婚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。

在诊疗室里，有人认为娶主任教授的令爱为妻，是一件对男方很不利的东西。因为这样一来，不仅会招人嫉恨，还会被无端地造谣中伤，以致在诊疗室里的处境会变得很困难，举步维艰。然而，像这种招人嫉恨的好事若是落到了自己的头上，真会有人拒绝吗？

关于结婚一事，伸太郎直接向敬之作了解说，敬之欣然应允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能做您的女婿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”

教授的令爱——一个令人炫目的光环，即便是没有这个光环的照耀，当时的有己子也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女性。

刚开始提及婚事的时候，她还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。她就读的大学是一所女子教会学校，该校的学生都是札幌市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孩子，有着良好的教养。

光是听到有己子的这种人生经历，就很容易把她想象成一位大家闺秀，用一句老话来形容，就是养在深闺大院里的大小姐。可真实的有己子却未必是这样的女性。她夏天要打网球，冬天要滑雪、滑冰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会驾车，并且是一个体育全才，怎么看她都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小姑娘。有己子身材娇小，性格活泼可爱，全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，再加上出身名门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可以说，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诊疗室里的那帮年轻人对她的好奇心。

当父亲仲太郎劝女儿有己子与敬之结婚时，有己子既没有表现得特别热情，也没有提出反对。

当时有己子只有二十一岁，还从没有好好考虑过自己未来的结婚对象。

“女孩子最好早点结婚。选择那个男人不会有错的。”

老古板！有己子觉得父亲的想法真的很可笑。可古板归古板，除此之外，有己子自己也找不出什么适当的理由来反对这门婚事。

“等你毕业了，五月份马上举行结婚礼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等一等啦。”

“怎么，你对诸冈有什么不满吗？”

诸冈是敬之的姓。

“那倒不是，可是……”

有己子曾在家里见过诸冈敬之几面。每逢过年的时候，诸冈敬之都要到家里来拜年，在举办学术研讨会的时候，他也到家里来过几次，参加紧急的碰头会。

在有己子的眼里，这个男人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。

但有时，一种清醒而敏锐的目光在这个男人的眼镜后面闪动着，让人感到他不愧为才子这个称号。

在提起结婚的事宜之前，有己子从来没有特别地去注意过敬之。只是恍惚记得在去年元旦节那天，诊疗室的同事们到家里来拜年的时候，应伸太郎的要求，敬之唱了一首自己家乡越中的拉网小调，当时听过之后，有己子感觉这个人唱歌时，过于追求音调的准确，以至于歌声里没有了任何感情。对敬之就只留下了这些支离破碎的印象。

就像有己子对敬之不感兴趣一样，敬之看上去对有己子也没什么兴趣。诊疗室其他的同事们，都在向教授的千金说些恰如其分的恭维话，不时送去仰慕的眼光。只有敬之一个人显得很漠然，在一旁专心致志地谈论着一些好像很高深的话题。

但是，敬之爽快地答应了伸太郎，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，早已对有己子抱有好感。

“敬之已经同意了。你也该给人家一个答复了吧。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要那么急呢？”

“因为再过一年你爸爸就要退休了，我们想在此之前把你嫁出去。”

听母亲这样一说，有己子知道父母的如意算盘了。趁父亲尚未退休之前，把女儿的婚事解决好，对有己子来说也不是一件吃亏的事情。

但是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有己子还想再自由自在地多玩几年，或许还能轰轰烈烈地谈一场真正的恋爱。有己子想尽情地享受了自己的青春之后，再步入婚姻生活的殿堂。现在就

这样草草地与敬之结婚，虽然生活从此可以安定下来，可自己也许从此就作为一个平凡的妻子，逐渐埋没在琐碎的家庭生活里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有了心上人了？”

当父母在双双追问自己的时候，一个男人的脸庞意外地从有己子的脑海里闪过。

是久坂，同在外一科的敬之的同级生久坂利辅。

什么暗示都没有，伸太郎只不过问了一句是否有心上人了，他的身影就突然浮现了出来。怎么会想到他？有己子当时感到既意外又狼狽。

为什么是那个人……

有己子默默不语，反复回味着刚才的那一瞬间。

一到元旦，诊疗室的同事们就会簇拥着到伸太郎家来拜年。按毕业的先后顺序排座，学长坐上方，新同事坐下方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每次久坂总是很客气地、蜷缩着瘦长的身子坐在最末的位子上。即便是在全体同事都到齐了的时候也是这样。

当时，敬之已经坐在了上方三分之一处的位子上，无论敬之多么优秀，与他同届的久坂若坐在他下方两三处远的位子上，抑或是坐在中间的位子上，也不足为奇。至少从他在诊疗室里的资历来讲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但是，久坂从来不去争上座，他习惯和那些入室才两三年的年轻人坐在一起，而且几乎是坐在末席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对于久坂的谦让，周围的同事们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



议。

有己子好几次都想问父亲这个问题，可最终还是把话吞了回去。

因为每次话还没说出口，有己子就被父亲吼了回去，“诊疗室里的事情，你不要过问”。

不知是因为久坂那奇怪的举动引起了有己子的注意，还是因为在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，兴高采烈地唱起歌来，而久坂却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边的样子给有己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有己子每次在上菜的时候，都不由得要偷偷地瞟上久坂几眼。

久坂的脸也是瘦长瘦长的，就像他的身材一样，脸色总是略显苍白，双眼深陷。他不太爱喝酒，除非被硬逼着，推辞不过时才喝一点。当房间里的整个气氛都活跃起来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却镇定自若，毫不为其所动，看着对面的墙壁，一动不动地倾听着大家唱歌。歌声一结束，就跟着大家一起鼓掌。

晃眼一看，他好像已完全融入了热闹的宴会之中，大家做什么，他也做什么。但仔细一瞧，你会发现那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。人在心不在，久坂的思绪早不知飞向了何处了。他就像个局外人一样，游离在整个宴会之外。

“怎么了？有喜欢的人了？”

“没有啦。”

有己子挥去刹那间浮现在脑海里的久坂的身影，转过身来对母亲说道。

自己现在对久坂的感觉说得上是喜欢吗？有己子没有信

心。况且，即使有机会向他表白“我喜欢你”。他会接受吗？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。

诊疗室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很积极地向有己子表示好感，另一种是对有己子漠不关心的。不过，后一种人多半是故意的。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久坂，他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，只有他，才是真的对有己子的一举一动从未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。

自己不是喜欢他，只是心里有些牵挂他罢了。

有己子告诫自己，决定从此把久坂的身影从心中抹去。

有己子与敬之订婚了。在正式结婚前的半年时间里，有己子与敬之有过几次约会。每次约会，敬之总是显得彬彬有礼，风度翩翩。有己子身边那些相互之间心照不宣的诊疗室的同事们，对这门婚事显得出奇的平静。敬之因为很优秀，而受到伸太郎的特别关照，已经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了。有己子被敬之抢走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可是，在周围所有人的心目中已是别人的未婚妻的有己子，脑海里却时时浮现出久坂的身影。

久坂每年只出现一次，就是在拜年的时候会看到他，然后就杳无音信。就连在偶尔登门拜访的诊疗室的同事与父亲之间的交谈中，也从未听到他们提过久坂的名字。

这一切却让有己子更加惦记久坂了。

那是在九月初的一天，再过一个月就要举行婚礼了，有己子不露声色地问敬之。

“你们那个年级有一个叫久坂的吧？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